

第四十六回

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崤谷封尸

话说翟主白部胡被杀，有逃命的败军，报知其弟白噉。白噉涕泣曰：“俺说‘晋有天助，不可伐之’，吾兄不听，今果遭难也！”欲将先轸尸首，与晋打换部胡之尸，遣人到晋军打话。

且说郤缺提了白部胡首级，同诸将到中军献功，不见了元帅。有守营军士说道：“元帅乘单车出营去了，但吩咐‘紧守寨门’，不知何往。”先且居心疑，偶于案上见表章一道，取而观之，云：

臣中军大夫先轸奏言：臣自知无礼于君，君不加诛讨，而复用之，幸而战胜，赏赉将及矣。臣归而不受赏，是有功而不赏也；若归而受赏，是无礼而亦可论功也。有功不赏，何以劝功？无礼论功，何以惩罪？功罪紊乱，何以为国？臣将驰入翟军，假手翟人，以代君之讨。臣子且居有将略，足以代臣，臣轸临死冒昧！

且居曰：“吾父驰翟师死矣！”放声大哭。便欲乘车闯入翟军，查看其父下落。此时郤缺、栾盾、狐鞠居、狐射姑等，毕集营中，死劝方住。众人商议：“必先使人打听元帅生死，方可进兵。”忽报：“翟主之弟白噉，差人打话。”召而问之，乃是彼此换尸之事。且居知死信真实，又复痛哭了一场，约定：“明日军前，各抬亡灵，彼此交换。”翟使回复去后，先且居曰：“戎狄多诈，来日不可不备。”乃商议令郤缺、栾盾仍旧张两翼于左右，但有交战之事，便来夹攻，二狐同守中军。

次日，两边结阵相持，先且居素服登车，独出阵前，迎接父尸。白噉畏先轸之灵，拔去箭翎，将香水浴净，自脱锦袍包裹，装载车上，如生人一般，推出阵前，付先且居收领。晋军中亦将白部胡首级，交割还翟。翟送还的，是香喷喷一具全尸；晋送去的，只是血淋淋一颗首级。白噉心怀不忍，便叫道：

“你晋家好欺负人！如何不把全尸还我？”先且居使人应曰：“若要取全尸，你自去大谷中乱尸内寻认！”白噉大怒，手执开山大斧，指挥翟骑冲杀过来。这里用钝车结阵，如墙一般，连冲突数次，皆不能入，引得白噉踟蹰咆哮，有气莫吐。忽然晋军中鼓声骤起，阵门开处，一员大将，横戟而出，乃狐射姑也。白噉便与交锋，战不多合，左有郤缺，右有栾盾，两翼军士围裹将来。白噉见晋兵众盛，急忙拨转马头，晋军从后掩杀，翟兵死者不计其数。狐射姑认定白噉，紧紧追赶，白噉恐冲动本营，拍马从刺斜里跑去，射姑不舍，随著马尾赶来。白噉回首一看，带转马头，问曰：“将军面善，莫非贾季乎？”射姑答曰：“然也。”白噉曰：“将军别来无恙？将军父子，俱住吾国十二年，相待不薄，今日留情，异日岂无相见？我乃白部胡之弟白噉是也。”狐射姑见提起旧话，心中不忍，便答道：“我放汝一条生路，汝速速回军，无得淹久于此。”言毕回车，至于大营。晋兵已自得胜，便拿不著白噉，众俱无话。是夜白噉潜师回翟，白部胡无子，白噉为之发丧，遂嗣位为君。此是后话。

且说晋师凯旋而归，参见晋襄公，呈上先轸的遗表。襄公怜轸之死，亲殓其尸。只见两目复开，勃勃有生气，襄公抚其尸曰：“将军死于国事，英灵不泯，遗表所言，足见忠爱，寡人不敢忘也！”乃即柩前，拜先且居为中军元帅，以代父职，其目遂瞑。后人于箕城立庙祀之。襄公嘉郤缺杀白部胡之功，仍以冀为之食邑，谓曰：“尔能盖父之愆，故还尔父之封也。”又谓胥臣曰：“举郤缺者，吾子之功，微子，寡人何由任缺？”乃以先茅之县赏之。诸将见襄公赏当其功，无不悦服。

时许、蔡二国，因晋文公之变，复受盟于楚。晋襄公拜阳处父为大将，帅师伐许，因而侵蔡。楚成王命斗勃同成大心，帅师救之。行及泚水，隔岸望见晋军，遂逼泚水下寨。晋军营于泚水之北，两军只隔得一层水面，击柝之声，彼此相闻。晋军为楚师所拒，不能前进，如此相持，约有两月。看看岁终，晋军粮食将尽，阳处父意欲退军，既恐为楚所乘，又嫌于避楚，为人所笑，乃使人渡泚水，直入楚军，传语斗勃曰：“谚云：‘来者不惧，惧者不来。’将军若欲与吾战，吾当退去一舍之地，让将军济水而阵，决一死敌；如将军不肯济，将军可退一舍之地，让我渡河南岸，以请战期。若不进不退，劳师费财，何益于事？处父今驾马于车，以候将军之命，惟速裁决！”斗勃忿然曰：“晋欺我不敢渡河耶？”便欲渡河索战。成大心急止曰：“晋人无信，其言退舍，殆诱我耳。若乘我半济而击之，我进退俱无据矣。不如姑退，以让晋涉。我为主，晋为客，不亦可乎？”斗勃悟曰：“孙伯之言是也！”乃传令军中，退三

十里下寨，让晋济水，使人回复阳处父。处父使改其词，宣言于众，只说：“楚将斗勃，畏晋不敢涉水，已遁去矣。”军中一时传遍。处父曰：“楚师已遁，我何济为？岁暮天寒，且归休息，以俟再举可也。”遂班师还晋。斗勃退舍二日，不见晋师动静，使人侦之，已去远矣，亦下令班师而回。

却说楚成王之长子，名曰商臣，先时欲立为太子，问于斗勃。勃对曰：“楚国之嗣，利于少，不利于长，历世皆然。且商臣之相，蜂目豺声，其性残忍，今日受而立之，异日复恶而黜之，其为乱必矣。”成王不听，竟立为嗣，使潘崇傅之。商臣闻斗勃不欲立己，心怀怨恨。及斗勃救蔡，不战而归，商臣谮于成王曰：“子上受阳处父之赂，故避之以为晋名。”成王信其言，遂不许斗勃相见，使人赐之以剑，斗勃不能自明，以剑刎喉而死。成大心自诣成王之前，叩头涕泣，备述退师之故，如此恁般：“并无受贿之事，若以退为罪，罪宜坐臣。”成王曰：“卿不必引咎，孤亦悔之矣！”自此成王有疑太子商臣之意。后又爱少子职，遂欲废商臣而立职，诚恐商臣谋乱，思寻其过失而诛之。宫人颇闻其语，传播于外。商臣犹豫未信，以告于太傅潘崇。崇曰：“吾有一计，可察其说之真假。”商臣问：“计将安出？”潘崇曰：“王妹芈氏，嫁于江国，近以归宁来楚，久住宫中，必知其事。江芈性最躁急，太子诚为设享，故加怠慢，以激其怒，怒中之言，必有泄漏。”商臣从其谋，乃具享以待江芈。芈氏来至东宫，商臣迎拜甚恭，三献之后，渐渐疏慢，中馈但使庖人供馔，自不起身，又故意与行酒侍儿，窃窃私语，芈氏两次问话，俱失应答。芈氏大怒，拍案而起，骂曰：“役夫不肖如此，宜王之欲杀汝而立职也！”商臣假意谢罪，芈氏不顾，竟上车而去，骂声犹不绝口。

商臣连夜告于潘崇，因叩以自免之策。潘崇曰：“子能北面而事职乎？”商臣曰：“吾不能以长事少也。”潘崇曰：“若不能屈首事人，盍适他国？”商臣曰：“无因也，只取辱焉。”潘崇曰：“舍此二者，别无策矣！”商臣固请不已，潘崇曰：“有一策，甚便捷，但恐汝不忍耳！”商臣曰：“死生之际，有何不忍？”潘崇附耳曰：“除非行大事，乃可转祸为福。”商臣曰：“此事吾能之。”乃部署宫甲，至夜半，托言宫中有变，遂围王宫。潘崇仗剑，同力士数人入宫，径造成王之前，左右皆惊散。成王问曰：“卿来何事？”潘崇答曰：“王在位四十七年矣，成功者退，今国人思得新王，请传位于太子！”成王惶遽答曰：“孤即当让位，但不知能相活否？”潘崇曰：“一君死，一君立，国岂有二君耶？何王之老而不达也？”成王曰：“孤方命庖人治熊掌，俟其熟而食之，虽死不恨！”潘崇厉声曰：“熊掌难熟，王欲延时刻，以待外救乎？请王自便，勿俟臣动手！”

言毕，解束带投于王前。成王仰天呼曰：“好斗勃！好斗勃！孤不听忠言，自取其祸，复何言哉！”遂以带自挽其颈，潘崇命左右拽之，须臾气绝。江半曰：“杀吾兄者，我也！”亦自缢而死。时周襄王二十六年，冬十月之丁未日也。髡翁论此事，谓成王以弟弑兄，其子商臣，遂以子弑父，天理报应，昭昭不爽。有诗叹曰：

楚君昔日弑熊 ，今日商臣报叔冤。

天遣潘崇为逆傅，痴心犹想食熊蹯。

商臣既弑其父，遂以暴疾卜于诸侯，自立为王，是为穆王。加潘崇之爵为太师，使掌环列之尹，复以为太子之室赐之。令尹斗般等，皆知成王被弑，无人敢言。商公斗宜申闻成王之变，托言奔丧，因来郢都，与大夫仲归谋弑穆王。事露，穆王使司马斗越椒擒宜申仲归杀之。巫者范雒似言：“楚成王与子玉、子西三人，俱不得其死。”至是，其言果验矣！斗越椒觊令尹之位，乃说穆王曰：“子扬常向人言：‘父子世秉楚政，受先王莫大之恩，愧不能成先王之志。’其意欲扶公子职为君。子上之来，子扬实召之。今子上伏诛，子扬意不自安，恐有他谋，不可不备。”穆王疑之，乃召斗般使杀公子职，斗般辞以不能。穆王怒曰：“汝欲成先王之志耶？”自举铜锤击杀之。公子职欲奔晋，斗越椒追杀之于郊外。穆王拜成大心为令尹。未几，大心亦卒。遂迁斗越椒为令尹，芟贾为司马。后穆王复念子文治楚之功，录斗克黄为箴尹。克黄字子仪，乃斗般之子，子文之孙也。

晋襄公闻楚成王之死，问于赵盾曰：“天其遂厌楚乎？”赵盾对曰：“楚君虽横，犹可以礼义化诲。商臣不爱其父，况其他乎？臣恐诸侯之祸，方未艾耳！”不几年，穆王遣兵四出，先灭江，次灭六，灭蓼，又用兵陈郑，中原多事，果如赵盾之言。此是后话。

却说周襄王二十七年，春二月，秦孟明视请于穆公，欲兴师伐晋，以报崤山之败。穆公壮其志，许之。孟明遂同西乞、白乙率车四百乘伐晋。晋襄公虑秦有报怨之举，每日使人远探，一得此信，笑曰：“秦之拜赐者至矣！”遂拜先且居为大将，赵衰为副，狐鞫居为车右，迎秦师于境上。大军将发之际，狼瞫自请以私属效劳，先且居许之。时孟明等尚未出境，先且居曰：“与其俟秦至而战，不如伐秦。”遂西行至于彭衙，方与秦兵相遇，两边各排成阵势。狼瞫请于先且居曰：“昔先元帅以瞫为无勇，罢黜不用，今日瞫请自试，非敢求录功，但以雪前之耻耳。”言毕，遂与其友鲜伯等百余人，直犯秦阵，所向披靡，杀死秦兵无算。鲜伯为白乙所杀。先且居登车，望见秦阵已乱，遂驱

大军掩杀前去。孟明等不能当，大败而走。先且居救出狼臙，臙遍体皆伤，呕血斗余，逾日而亡，晋兵凯歌还朝。且居奏于襄公曰：“今日之胜，狼臙之力，与臣无与也。”襄公命以上大夫之礼，葬狼臙于西郭，使群臣皆送其葬。此是襄公激励人才的好处。史臣有诗夸狼臙之勇云：

壮哉狼车右，斩囚如割鸡！

被黜不妄怒，轻身犯敌威。

一死表生平，秦师因以摧。

重泉若有知，先轸应低眉。

却说孟明兵败回秦，自分必死，谁知穆公一意引咎，全无嗔怪之意，依旧使人郊迎慰劳，任以国政如初。孟明自愧不胜。乃增修国政，尽出家财，以恤阵亡之家。每日操演军士，勉以忠义，期来年大举伐晋。是冬，晋襄公复命先且居，纠合宋大夫公子成、陈大夫辕选、郑大夫公子归生，率师伐秦，取江及彭衙二邑而还。戏曰：“吾以报拜赐之役也。”昔郭偃卜繇，有‘一击三伤’之语，至是三败秦师，其言果验。孟明不请师御晋，秦人皆以为怯，惟穆公深信之，谓群臣曰：“孟明必能报晋，但时未至耳。”至明年夏五月，孟明补卒搜乘，训练已精，请穆公自往督战，“若今次不能雪耻，誓不生还！”穆公曰：“寡人凡三见败于晋矣。若再无功，寡人亦无面目返国也。”乃选车五百乘，择日兴师。凡军士从行者，皆厚赠其家，三军踊跃，皆愿效死。

兵由蒲津关而出。既渡黄河，孟明出令，使尽焚其舟。穆公怪而问曰：“元帅焚舟，何意也？”孟明视奏曰：“‘兵以气胜。’吾屡挫之后，气已衰矣。幸而胜，何患不济？吾之焚舟，示三军之必死，有进无退，所以作其气也。”穆公曰：“善。”孟明自为先锋，长驱直入，破王官城，取之。谍报至绛州，晋襄公大集群臣，商议出兵拒敌。赵衰曰：“秦怒已甚，此番起倾国之兵，将致死于我，且其君亲行，不可当也，不如避之。使稍逞其志，可以息两国之争。”先且居亦曰：“困兽犹能斗，况大国乎？秦君耻败，而三帅俱好勇，其志不胜不已。兵连祸结，未有已时，子余之言是也。”襄公乃传谕四境坚守，毋与秦战。繇余谓穆公曰：“晋惧我矣！君可乘此兵威，收崤山死士之骨，可以盖昔之耻。”穆公从之。遂引兵渡黄河上岸，自茅津济师，屯于东崤，晋兵无一人一骑敢相迎者。穆公命军士于堕马崖、绝命岩、落魄涧等处，收检尸骨，用草为衬，埋藏于山谷僻拗之处。宰牛杀马，大陈祭享。穆公素服，亲自沥酒，放声大哭。孟明诸将伏地不能起，哀动三军，无不堕泪。髯仙有诗云：

曾嗔二老哭吾师，今日如何自哭之？

莫道封尸豪举事，崤山虽险本无尸。

江及彭衙二邑百姓，闻穆公伐晋得胜，哄然相聚，逐去晋之守将，还复归秦。秦穆公奏凯班师，以孟明为亚卿，与二相同秉国政，西乞、白乙俱加封赏。改蒲津关为大庆关，以志军功。

却说西戎主赤班，初时见秦兵屡败，欺秦之弱，欲倡率诸戎叛秦，及伐晋回来，穆公遂欲移师伐戎。繇余请传檄戎中，征其朝贡，若其不至，然后攻之。赤班打听孟明得胜，正怀忧惧，一见檄文，遂率西方二十余国，纳地请朝，尊穆公为西戎伯主。史臣论秦事，以为“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”，穆公信孟明之贤，能始终任用，所以卒成伯业。

是时秦之威名，直达京师，周襄王谓尹武公曰：“秦、晋匹也，其先世皆有功于王室。昔重耳主盟中夏，朕册命为侯伯。今秦伯任好，强盛不亚于晋，朕亦欲册之如晋。卿以为何如？”尹武公曰：“秦自伯西戎，未若晋之能勤王也。今秦、晋方恶，而晋侯驩能继父业，若册命秦，则失晋欢矣。不若遣使颁赐以贺秦，则秦知感，而晋亦无怨。”襄王从之。要知后事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